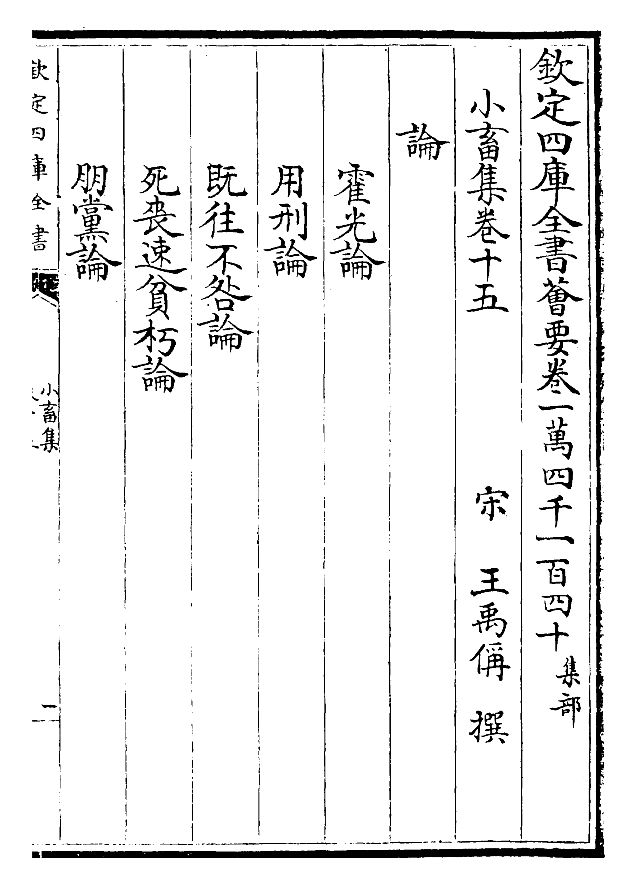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小畜集卷十五

宋 王禹偁 撰

論

霍光論

用刑論

既往不咎論

死喪速貧朽論

朋黨論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

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蔵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耶石碏一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

義之吴起一將軍也劍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邴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與夫日磾之割愛邴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者今法令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

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夘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乎罪當笞爾茍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别其父請正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悦乃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敎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茍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爾欲望刑措

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栗夫子疾其無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

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覩國家昏亂政教缺失不能扶救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爲拒亦如上之云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言卒不聽覆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實重物人又息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摧轅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無是苦也聞

之者怒而答之可也謂其無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升其人復其物又輦而馳復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答曰子焉能言吾既往之事耶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反若是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誡誥固亦多矣不可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為君者胡不奉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訓于臣者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曰有犯無隱見危致命為臣者胡不踐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見漢成帝師張禹拜于牀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語怪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

助耶王莽竊大位據威斗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非盜聖人之語為飾非之資耶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輿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誠宰我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三子各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予

為論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為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僭侈為石椁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無又問曰有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亡

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國髙之言曰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又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是也今桓魋為石椁三年不成可謂害于人矣故夫子云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中古聖人易之棺椁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奚速朽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宫敬叔反必載寳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而有子以

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閲（即敬叔）之喪位益由乎貪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譏之故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貪者非謂喪者皆欲速貧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盖速于行道也非汲汲于禄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牟費附庸也尚欲往焉況楚之大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王則民受

其賜矣非謂貪乎祿仕者也奚遽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聖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具存焉盖禮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偶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太和開成間贊皇竒章李凉公輩互為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逺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

黨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辯矣又何難破賊哉且竒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二子建成元吉為管蔡之行固不足徵也考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為論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慼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門偃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

不罪其衆仁也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弔祭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閉閤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也國令徵封請収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廉隅也噫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罹竄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污宫之禍取笑後代望于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謡言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巳封武連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羨自稱五娘太宗以其封邑皆有武字又名合女主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乃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詘宗室亦一代之真主爾且其

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盡得其狀復謂羣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耶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懼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唐史至是歎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因論以志之

亦以為君臣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子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茍免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先人之爵騶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前人之孝心勵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稱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職然爾及隋祚陵夷江都弑逆受宇文化

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汙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耶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至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耶雖復數布郡條悉稱良吏盖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焉子謂賢母之說則軻親孟母不足論也正人之譽不亦虚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耶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痤平 痤知其賢而未能用會痤病衛君親視之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說痤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而為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于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蠹焉有始請用中請殺而

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其非豈史筆之有私耶將史才之未至耶予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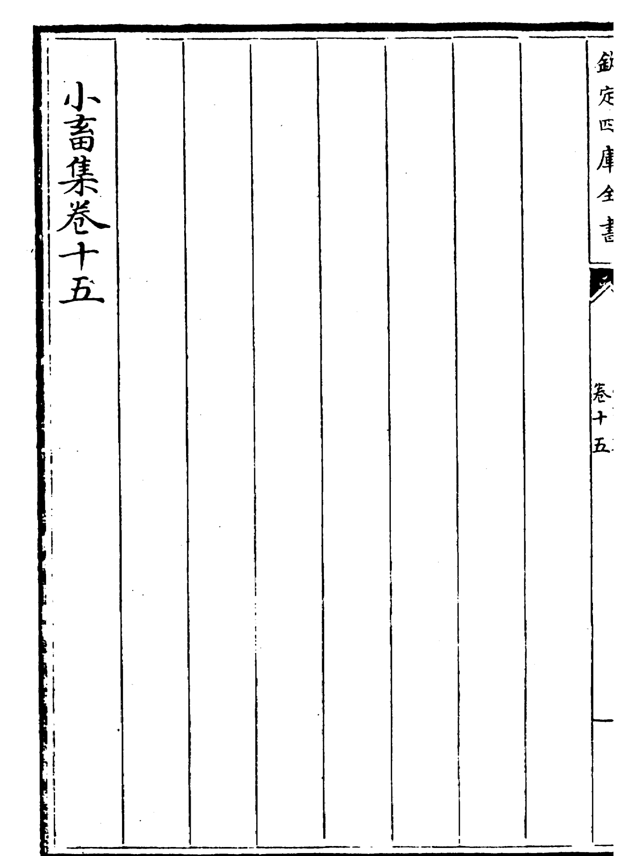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蘧甯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

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就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況混而為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彛倫攸叙人到于今賴之葢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遽甯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遽非箕子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

使商之祠祀不絶于宗所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脱虎口豈微子之倫耶楊震之于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干以起教就蘧甯叔孫通楊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臣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蘧甯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

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媿於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沉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微遜甯叔孫之風者乎其子修壯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況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干顯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乎



小畜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五第七頁後一行又申之以冉有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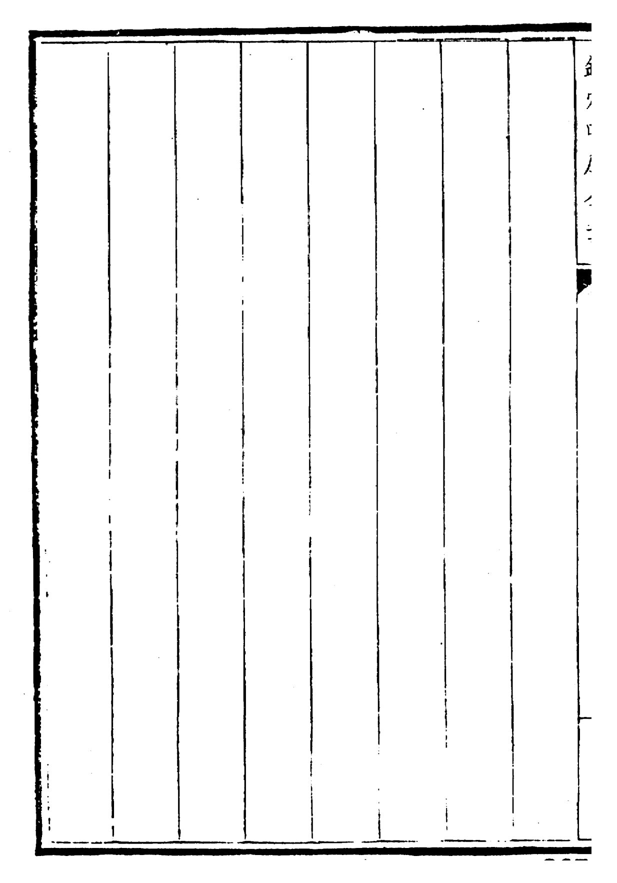
又訛以據禮記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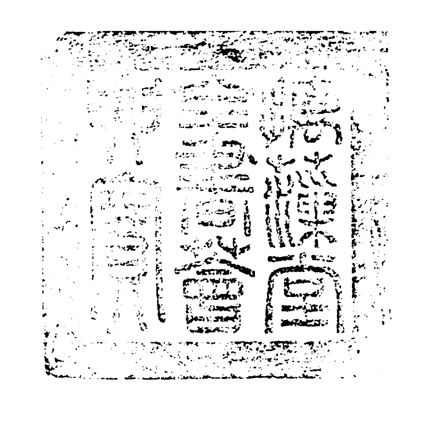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二行高祖二十二子刊本訛二十一子

據唐書改

第九頁前三行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刊本韓訛

諱據唐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　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小畜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一 集部

小畜集卷十六

宋 王禹偁 撰

碑記

重修北嶽廟碑奉敕撰并序

四皓廟碑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長洲縣令廳記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待漏院記

李氏園亭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并序

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重修北嶽廟碑奉勑撰并序

臣聞元氣脉運結而為山嶽幽靈肸蠁降而為神祇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徳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固陰

冱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唐侯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常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多繫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呂容之蓬藟足凍長城之窟影連天漢之墟積厚窮陰出靈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禀是陰隲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

上帝燕南趙北我實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之名載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室也既奉特祀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祆舉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於無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王會之圖僸佅兜離沸渭雜宮懸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宋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

戎大定然猶焦勞克已宵旰臨民每戰戰兢兢念元元本本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廷椒房儉約中度離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褐於是乎有繒帛之賜當暑操扇則軫下獄之罹辜於是乎有縲絏之恩非蒐苗獮狩之時無馳騁畋獵之事非朝會燕饗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籍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民之情也向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沉宋景

之退熒惑也大旱作沴貶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湯王之禱桑林也晳后之罪已也既如彼上元之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語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寅畏天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修百神蠲潔嚴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違非歆食而厚牲牢天地神祇享至誠之薦畢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川咨必葺之祠豈比夫禋于六宗未洽禮神之義祀于五

時但萌徼福之心墬典無文我能畢舉矧兹隂嶽固有徽章華衮珠旒受王者之册禮太牢秬鬯命守臣而行事下逦玄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扃舊推宏壯韞慕容之珪璧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與京然而運有汚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體奚往不通而有象之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祠宇卜其吉凶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實依人乏祀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盪覆

之期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葢民力之是寛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水末累太宗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庀徒黄門貴人鳩工而藏事梗柟杞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來五材實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睟容乃興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栭雲楣互曜煙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豆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焕然

不愆揆日之期再聳淩雲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止厚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谿雲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况獷俗之未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勦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爾粢盛鑄農器而毀戈鋋薦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况今將相叶謀人神共怨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

山將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謀不臧尚思魏絳之言更鑒王悝之策安民和衆契天地以為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伯備法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如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彛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岳之禮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哀樂聲明文物以咸備律度量衡而必同升霄于絶嶽之前肆覲于重巒之下起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歳以效靈豈惟嵩岳而已

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衍但恃窮兵臨瀚海而勒燕然未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請終軍之纓非無壯節投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慙非擲地之才有玷他山之石謹為銘曰節彼常山峻極于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摩穹戞漢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明嶽神上帝所授不騫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山郡守秩視公兮爵為王金其几兮玉其牀何以贈之兮赤紱斯皇何以處之兮峻宇雕牆

諒聰明兮無得喪維廟貌兮有興亡嗟睟容兮盪毁遇
醜虜兮猖狂物成敗兮有數神杳冥兮無方雖像設兮
云壞于精靈兮靡傷詔新斯廟表匈奴之不道詔祠爾
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輔德兮我有慶鬼害盈兮彼無人
絶代馬之南牧揚和鸞兮北廵有效靈之雲物無出塞
之妖氛齊泰山兮等梁甫竝亭亭兮接云云飛英聲兮
騰茂實握乾符兮闡坤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德于吾
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髙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髙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

也鞭伯禽敎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名公不説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孽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揺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圏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强楚觧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

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禄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去之不乘時以聚禄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弑克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弈棋纍纍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

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夘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

哉實欲使立朝廷爲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㫖也其辭曰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亾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禄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戾園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爲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旣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生

大事去矣蒼野峩峩祠荒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凛凛素髮皤皤永懐貞遁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皆署焉總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人或恥之噫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為是也矧百里之慘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

簿又裨贊之則人受其賜也宜矣令長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其苦也又宜矣茍能曲盡規正裨合于道則一邑之政有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所任乎至于理簿書課農事供賦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爾其閒有鬬訟相高婚田未決畜產交奮契券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長詳而決之使刑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有姦猾有悍獨有惰農有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長遏撫之誘導之懲激

之則百里之人恥格而移其風矣有力田有孝悌有義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申舉之禮厚之旌別之則百里之人知勸而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之能事畢矣然后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黄循良之政可待也復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舜雍熙之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如能公于心而執乎道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焉某策名起家作吏斯邑到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志

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是位升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人亦將繫於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絶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

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寛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强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旌之以禮寛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歛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以事鬼神行慶弔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則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

道云匹霸國孔熾大小相併强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有天下晝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隷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搐折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㝡大則懼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茍禄食免笞罵而已昔

人嘆徒勞而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邑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表仁鐵首之王某次之其土汙瀦其俗輕浮地無桑柘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户無儲畜好祀

非凫好淫内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幷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虚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責者甚可哀也是盖隔中夏之政寖列國之風使然也令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某非循良之才蒞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吏送他郡苦舟檝之役縻堰堤之費者久矣至

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評議政體總而刋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于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顔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

兩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册亦不過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郡之屬邑崑山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玆惟土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

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驚其不次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狀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

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茍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晝為榛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郡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宫圖曼以出之數仞之牆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圬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

粤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罍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恱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某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祼國也嵎邱海嵎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某幸忝德鄰熟聞善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

在於聖門不朽願刋於貞石大宋雍熙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由舊制設宰臣待

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壯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葢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于是乎清和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悦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

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雖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郊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主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葢其半矣非勳戚世家居無隙地設或有之則又牽于邸店

之利其能捨錐刀之末資耳目之娛者亦鮮矣故隰牧
隴西李侯與神德皇帝有布衣之舊在乾德開寳中繼
刺邊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於旂常此不煩述侯
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務
實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大内之東南實繁會之
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一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宴
息近而不勞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
善鄰獻其第病樹埶之不植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効

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舊地以及泉輦野土而袤丈費數十萬不以為難與夫謀衣食之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之捐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于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之上聞而駭其事遽命出内府錢贖而還焉君子曰李侯之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宜乎有是之光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

足悲也先是侯嘗牧于濟即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又同舍紫微郎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熟其事己丑歲與予遊其園息其亭一則嘆舊館之喪一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央者曰克家取象于易也謂其東南者曰肯構徵義于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狀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況則見于羣公之詩什大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并序

漢明已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曁名山勝境鮮不建梵剎而聚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仰也按地志髙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始剖符竹命二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粤有兹寺之額院宇弗葺垣墉半傾蔽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是知地之興廢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衍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落髮于嵩陽會善寺瑠璃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

生貪著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修心以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藴支遁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佛信法廣延僧者師以行望素高屢得名見于是簾前賜紫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内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德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心住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榱桷出于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浮

川而東約費用殆数千緡積歳月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疲上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我先師悉籍録之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縁者邪先是無鍾以警昏旭乃範金以鳴之玆樓既成玆殿將構天不慭遺師之云亡徒弟五人令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竭肯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美以某邑人也辱與先

大師遊見託論譔申之以銘其辭曰郡之厥初草創改
邑寺雖有名殿實未立我師之來志在必葺寂滅有期
大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弟子無相孺慕號泣夕
構朝營歲捃月拾資用益饒工徒允緝紅樓霞舒紺殿
山岌榱桷棟梁龍蟠虬蟄丹雘螟塗霜凝霧翕是維莊
嚴豈慮燥濕厥師經始因果如彼弟子善嗣功力若此
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有存者浮圖氏之教來于西國館于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敞歷代增之得髙其堂揭以鴟尾得大其户軒如雉門中心闕然埜兩觀之遺制爾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歷四年建于鄆州鉅野縣縣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汶水南極芒碭皆百餘里其中藪澤深阻民俗獷戾揭竿嘯聚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旬來

格思欲屏萑蒲之盜啓符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爲郡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主者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儼像設也後有堂備說法也雖廊廡未具固已甲于佗寺矣唯玆三門基而弗構葢地苦洪水民無餘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横木矣開寳丙子歲功德主大德某矢謨締構勠力經營聚善捨之財節衣盂之費伐木輦石鳩工庀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國某年月日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有光又立二金

剛以守焉望之巍巍足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衣冠樹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于周長于魯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譔述游宦靡定于兹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實總而書之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曁租庸至向請書于石陰時淳化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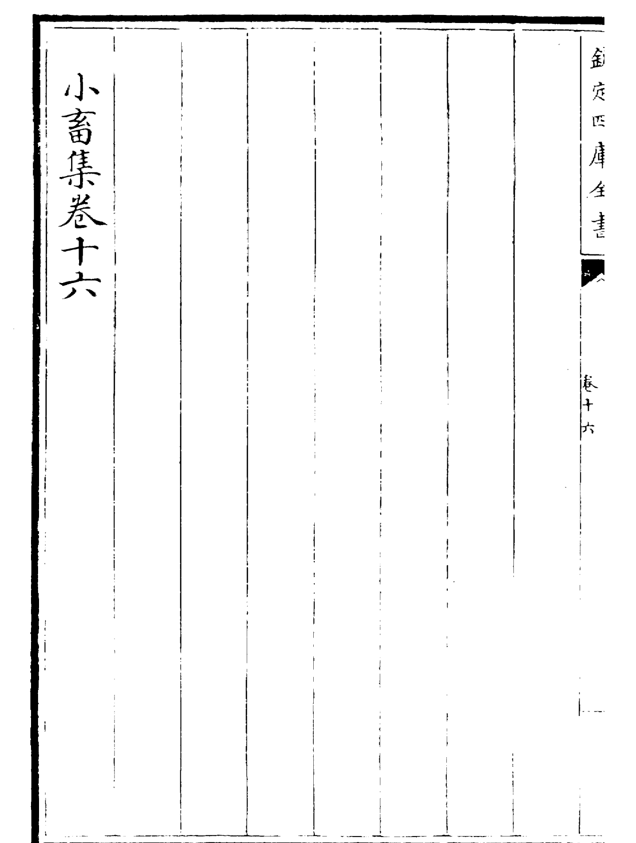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實人君也故見于春秋載于禮文

秦兼三五之號王爵歸于人臣由是儒教無之内典有之其神異威力具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糜與脩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于今百年相好無減唯殿堂朽蠹殆將不支先院主清弁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長興初落髮尋受具戒于興元府王子寺清泰中繼主寺事以太平興國四年遷化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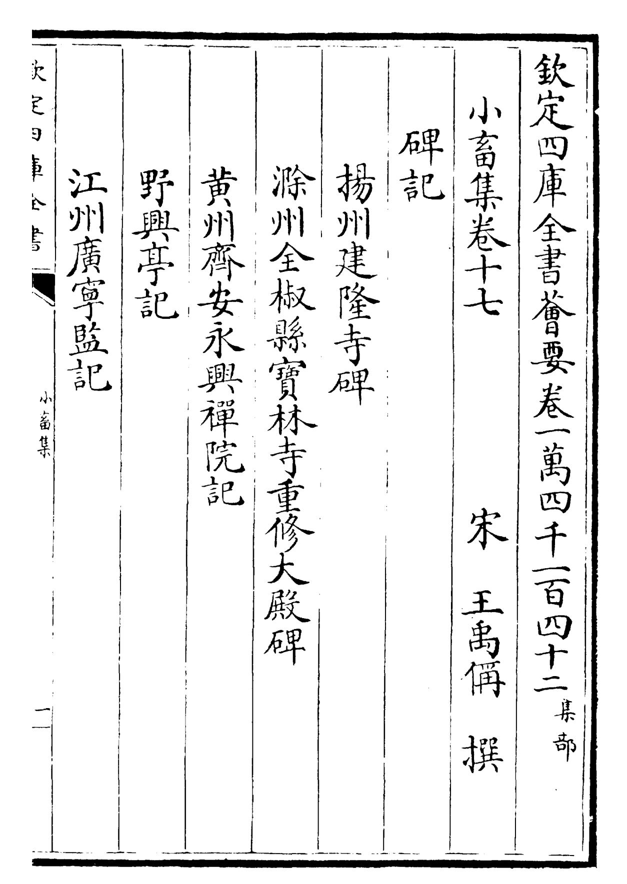
環合亭臺洞啓樹珍果植名花佛事之莊嚴釋門之儀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造水磑嘉蔬有圃柔桑垂陰玆所以備紺宇之繕完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西偏頗極宏麗惟天王殿未暇改作葢工用之大也臨終謂弟子懷省曰吾始居玆寺屬兵亂之餘院宇圮毀驅其豺虎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幾有成而商土瘠商民貧衣食唯艱檀施且鮮吾麤衣糲食往來竹山上庸閒得尺布斗粟負荷而歸積毫累銖以至百萬令僝功

雖在示滅有期心不滿者唯天王殿爾汝能嗣之吾願畢矣懷省泣受付囑勠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辛卯伐木秦嶺徵工華陰宏壯瑰奇不可殫紀非先師之理命弟子之肯構疇能與於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深山窮谷之中常時度材者以僻險不取咸謂虛縻其功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暴作一夕吹積于山下欒櫨榱桷以類而聚若人力之區别然而寺封尚遠河流頓耗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禮精心禱之

果有風雷吼駭山谷推蕩漂注集于郡南自非神功陰
助曷能若此之易也某左官商於見託譔述得以事迹
刻于貞石寺之原始舊記存焉銘曰惟唐建都崤函之
右惟商為郡京輔之首山名元和寺曰福壽有天王殿
基于天祐載祀綿遠楝敧甍漏先師理言弟子肯構事
雖人謀材乃神授基聳神鰲山蟠靈鷲畫栱丹楹紅欄
青甃上方古木南縈列岫梵宇增輝睟容益茂善績可
紀良緣有後刻茲貞石用光不朽



小畜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二 集部

小畜集卷十七　宋 王禹偁 撰

碑記

揚州建隆寺碑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黄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野興亭記

江州廣寧監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黄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無慍齋記

黄州新建小竹樓記

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之徒刋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册燦然可觀

益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阻兵百姓徯后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所死傷則多狥義效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録子孫誠有勸于生懼無益于死以為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㝠漠之中有輪廻之數能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而已繇是交兵之地捨為梵宫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古攸同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者又安知其果不然耶我太祖

皇帝授禪于周啓封在宋朱旗所指黠首乂安惟李重進作帥江都嬰城搆逆時建隆元年九月也乃命故中書令石公統王師以討之十有二月傳于城下于是建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在立為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處焉是時光主寺道暉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聞即可其奏仍改法名為道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隸省一莊咸以賜

之供香積而飯緇流也道堅既沒智逮嗣之智逮又沒
義幽繼之義幽起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歸寂義隆顥
仁監而主焉皆起化大師之弟子也自國初至今凡四
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具備禮佛有
殿演法有堂齋庖在東僧寢在右奥有室供湯沐焉外
有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啓修竹交映碧流縈
回實藩服之勝遊淮海之福地耳先是太祖將迓鑾輿
留其御榻忌晨供帳于今尚存嗚呼戰伐所亡人骨已

朽乘兹勝果皆出冥塗豈知不再事朝廷復為臣子歟

義隆等謂修建以來碑誌未立以某出從翰苑守是郡

條宜為斯文理不可讓是時大行晏駕聖主承祧至道

四年三月也銘曰神道設教儒所崇佛法度人釋之宗

王者草昧多屯蒙乃有征伐揚武功野必死戰城必攻

出入矢石豈梯衝殞身喪元爭效忠聖人念爾心所恫

詔捨戰地為梵宫遊魂精氣或感通過拔爾出離冥塗中

恩異文王枯骨㙮事殊楚子京觀封香燈鐘磬飄天風

四十餘年僧幢幢止戈偃伯文軌同三葉重光自建隆
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牒所傳壞于會昌緇徒散亡興于大中層
構崇崇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我皇
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屬桑柔土
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幢幢大殿歲久
基傾柱朽有僧德緣革而修焉錄事張戭同茲大願化

于邑郭施及村落得錢百萬吾事斯辦全椒林麓材惟樸樕西走山崵號大雲倉伐木編桴棟梁欒櫨蕩波而來厥惟良材其誰運斧維曹維吕暈飛翼張望之堂堂既成棟宇絲繪無取有曉貞師先師從依衣盂遺留頋捨而修乃備丹雘晶熒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猶陋戫復化卒能始能卒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身對侍拱立金碧耀熠夭謨雍熈蚤夜孜孜僝功淳化詹楹梲㚬令佐經營曰穀曰楨政平訟息玆出餘力有

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賦曹掾舊識吾面聿來請郡再拜

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兹殿之碑非公而誰健毫不

抽實寺之羞顧其勤勤敢恡斯文直書事實詞句魯質

庶幾勝緣垂于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於姑

蘇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屬邑吏碑之請

也不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栢觀體韻而書之一揮而

成不復加點蓋任其役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月日記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為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黄者疑唐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屬郡也或以宗族典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

之稱不為異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于茲兵掠火燔鲁無寧歲乾寧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為黄州刺史始造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鐘于今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郢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邇次曰延真次曰自正

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至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法自南者合淝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興院事智雨者漣水人也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名院衆付囑令長老仁辯遂寧人得法于智雨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荼毗之法葬智雨起塔於長折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㒷資問曰

如何是齊安境答云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僧院舊有堂廚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錢二百萬造大殿成再與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戶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真捨錢四十萬𣪘菩薩殿塑彌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

養主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厨直歲省愼掌
墾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閑田一段又請
逋民麥莊一區由是薐薤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
禰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為之
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
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
矛盾過于仇讐唯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
伏衆有來斯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衣一飯之外曰

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筮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親踈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强推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總而為之記至于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袤通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緑野堂負功名而務閒適也李衛公作精思堂居咨勿而彰盡瘁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

乎茲亭獨履中道叅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遠踐三司論道之地奉兩朝知已之主以為訏謨獻替君子所以行道也消息盈虚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假于權我則操鈞軸而無避養神必務乎静我則營林壑以潛遊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蓺敞幽亭以宴息雜以蔬果間以花卉緑野之色亂入四時之景互見至若假寧著令休沐得告絳騶騑騑言適于野公之來思幾務多暇于是察物性以驗政教覩民田以考

豐儉其或爾牛濕濕陰陽之適叙也乳鳥喈喈飛走之
蒙仁也禾麥芃芃汗萊之盡闢也原田莓莓草木之被
澤也公乃降邷車開曹樽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
帶服之無斁擷芳以侑酒賦詩以佐懽心將道宜景與
神遇窮幽殫樂不夕不歸又若祀昊天之神攝上公之
秩齋戒于清夜熢燎于未晞公之至止遂及我私斯又
勝遊之一趣耳謀野則獲固殊鄭國之鄉乘興而來或
同山陰之士命曰野興厥義在玆夫崇高富貴非全德

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公台之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繫得治心之方體和而自適觀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冑懐陸忠州之辭筆也則訏謨獻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奇章之進退鄭珣瑜之操履也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宜其居崇高富貴之上在憂勤逸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無咎某辱在陶冶累

塵掖垣命紀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爾時咸平元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所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寶也滯于流布粟帛要用也濫于濕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考諸歷代漢五銖錢於民最便既壞于王莽又破于董卓故鮮有存者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大行天下于今賴之唐之鑄錢鑪冶非一令錢有益字者成都所鑄也

有閏字者丹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自古銅鉛仰給饒信故史記言吳王即山鑄錢誘聚亡命又漢云寡人金錢徧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楊行密父子兄弟據有江淮晉天福初李昪僭號傳子及孫至皇朝開寶末凡百餘歲鑄錢之利不入中國故開元錢刓缺銷毁時用漸稀太祖平吳因舊制開監于鄱陽太宗即位淮海王錢俶入朝又得杭州錢監尋以銅錫不充而廢至道二年某自翰林出守淮甸調民輸炭自滁

抵饒泝洄江濤人頗咨怨某即按唐史具鑪冶數目郡
國處所飛奏以聞請分監署章未報會庸州刺史楊允
恭亦言其事始分鑄于池州用減淮民數千里泝舟之
役聖上嗣統聿修先旨以為錢刀之利軍國所先將使
水衡廩檥貫朽而不可較瓊林大盈充牣而無虛月咸
平二年夏五月詔尚書郎馮某中貴人白某乘驛而周
視南土自番禺閩越吳會荆蠻相水土之宜度舟車之
便設局署吏大興鼓鑄于是建陽首焉潯陽次焉明年勅

江州廣寧監奏以秘書丞知吉州太和縣李某總領之右班殿直鄭某佐佑之監地即榷務之舊址也溢江帶其右盧阜居其前度木庀徒揆日藏事肇四月癸亥終七月己卯曰廳曰院若庫若場役夫有營王人有宅總大小若干間于是廣寧之大壯具矣歲鑄錢二十萬貫鑄錢之費八萬八千三百六十貫四百五十得實錢一十萬一千六百三十九貫五百四十五其為利也溥哉與夫租傭賦調之入鹽鐵榷酤之課相與為表裏資助

國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無賴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則盜心不生矣錢幣益多流四海而不匱用之則盜鑄幾息矣非吾皇順考古道留心庶政興九府之圜法恢二聖之永圖孰能若斯之速耶資以馮白之幹事李鄭之辦職上下協力成茲偉功將見開蜀郡銅山革公孫鐵幣復漢唐之舊法與五銖開元流于無窮也豈止江南而已哉咸平三年七月日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三代而下兩漢稱理次叙循吏彰示後人西京首述文翁東觀先書衛颯觀其理蜀郡教桂陽率以庠序為先夷落自化是知學校政之本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嗣位之明年詔以供備庫副使隴西公知武安軍府事公自以當不次之用臨至劇之郡思樹殊迹以答竒遇下車布政比屋允懐条考吏能尋繹民病獄訟紛紊決剔無留米鹽靡密推行不倦屬歲非大有人用阻饑減估發倉惸嫠無告者得安其業募兵置籍强梁亡賴

者悉拘于軍千里耕桑凋瘵得水七州兵甲走丸在槃有廢必興無政不舉初開寳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於岳麓山抱黄洞下肇啟書院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絶音俎豆無覩公詢問黄髪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構舊址外敞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華衮珠旒縫掖章甫畢按舊制儼然如生請闢水田供春秋之釋奠奏頒文疏備生

徒之肄業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荆蠻茲為鄒魯人存政舉豈繫古今道德齊禮自知恥格先是公之先公好儒術通春秋刺濟州日命卿之薦不減百人讌以嘉賔之詩遣以計吏之禮舉進士者錢五萬襲衣以副之應學科者錢三千綈袍以遺之咸出已俸人以為難故其子孫不忘儒學某占籍濟上出職禁中直承明之廬已叨三入開緘氏之學將談六經記以斯文拙于叙事聊書興廢用紀

歲時而已大宋咸平三年某月日記

黃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世之有人以儒為戲者謂文宣王廟慎不可修修之必起訟復有郡縣長吏奸贓自汗畏懦不治而獲罪者適以修廟時契由是中人以下謂信然也故廟貌益毁黄州文宣王廟舊殿三間阽危不可入以十數柱扶持之猶懼其顛覆以至遷像設于門廡之下拆之則瓦木朽觧十不存一前知州國子虞博士廉勤之吏也率同僚

屬官泊郡之縫掖者得數十千市木于山桴江而下屢為風濤漂泊材植僅有至者未幾坐度僧過限又坐納鹽不如法連被制劾非時受代留郡聽命者百餘日窮窘不得去或以為修廟起訟不誣矣某自西掖謫守是郡覩其事歎曰先師若是凶耶吾將試焉因其舊貲鳩工揆日命左都押衙丁文燧督其役月餘而殿成素王十哲咸新其像彩繪金碧煥乎有光又取上都國學賛文請從事曾碩書之刋石鏤板寘于神座俾夫春秋釋

奠有所瞻仰塞戲儒之口刷先聖之恥亦無媿孔門之徒也至述先師之道則孟軻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韓吏部曰天下通祀者三唯社稷與夫子廟某敢輕議哉故予書修建之由而已時大宋咸平二年月日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儒家者流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尊師而奉教也至於精誠所感通于夢思即仲尼猶言之豈曰怪乎故曰吾不

復夢見周公又曰夢奠于兩楹是也及述作六經其文
甚著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書曰高宗夢得說禮曰
夢帝與我九齡是皆經夫子之手而不之去葢有益于
教不惑于民焉謂之神且怪耶吾友渤海高紳以著作
佐郎領漣水軍事會夏旱方祠禱請雨一夕夢神人服
古衣冠而至者授詩一章既寤記詩中數字云赤岸夫
若神之自謂然明日徧祭神之在境内者得唐御史王
義方之祠鄉人不知但云東赤岸大夫廟爾高君曉其

夢因加禮而懇禱之是日雨足乃新其廟立石為文按唐史而述其事迹焉髙君純儒也不欲自言其夢入朝往往語乎公卿閒執政蘇公聞之曰是不可默也宜擇能文者書其事刻于石陰某於髙君進士同年生也以故見請嘗試議之曰子產云用物精多則䰟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彼伯有尚爾況王御史者乎且欲後人見斯文也不如義方者知懼如義方者知勸又胡戾于聖人之㫖哉年月日述

無愠齋記

古人三仕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某在先朝自左司諫知制誥左遷商州團練副使又自翰林學士出知滁上今天子即位自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守齊安到郡之明年作書齋于公署之西偏因徵古義以無愠為名後之人治是郡者公退之暇當以琴書詩酒為娛賓之地有餘力則名高僧道士煑茶煉藥可矣若易吾齋為庖厨廐庫者非吾徒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黄州新建小竹樓記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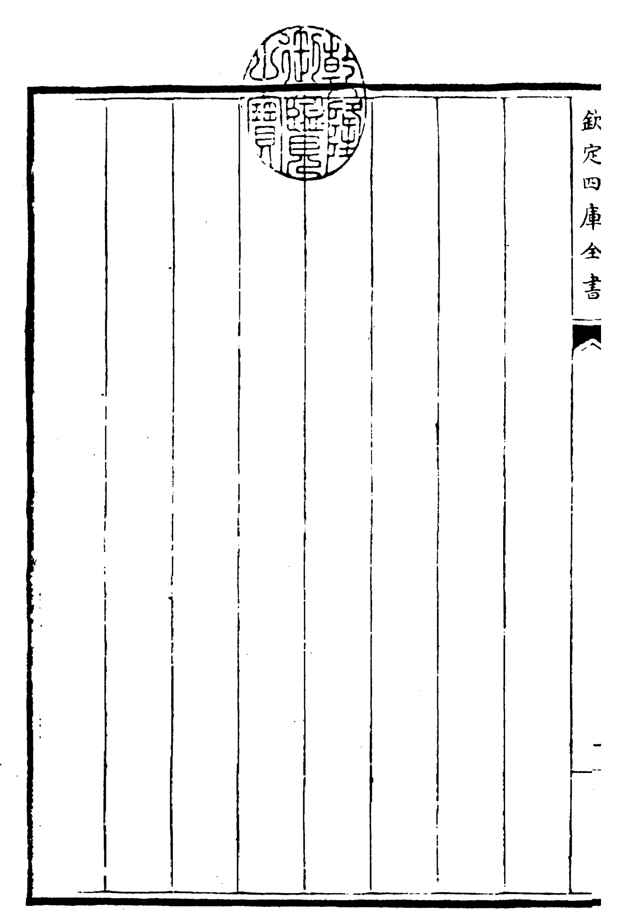
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苐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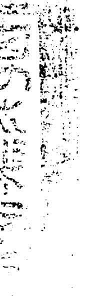
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小畜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七第十六頁前六行彼伯有尚爾刊本

有訛佐據左傳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秦　朴